

## 专题策划: 新冠肺炎疫情与大学生心理

编者按: 大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特殊时期,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作为重大社会生活应激事件, 会对大学生的身心产生复杂的影响。在疫情期间, 大学生的心理状况究竟如何, 政府、社会及高校能否为其提供支持和帮助, 这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 也是疫情背景下一个重要的社会课题。基于此, 本次专题推出三篇实证研究类文章, 分别从疫情期间大学生的危机心理与偏差行为、防疫的认知和应对与焦虑水平的关系、数字娱乐消费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是通过分析大学生对疫情的关注程度、风险认知、心理状况和行为反应等, 运用生态系统理论探讨问题原因并提出家庭—学校—社区联动的对策; 二是调研不同性别、年级大学生的焦虑状态, 并探析防疫知识的掌握及应对方式与大学生焦虑程度的相关性; 三是探究疫情期间大学生数字娱乐活动的特点, 以及数字娱乐活动与幸福感之间的相关性。期望这些研究能为后疫情时代的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一些参考和思路。

# 生态系统视角下大学生危机心理与偏差行为研究

## ——基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调查

付 钊<sup>1</sup>, 王 迎<sup>1</sup>, 张诗怡<sup>2</sup>

(1. 西北政法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63; 2. 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 200237)

**摘 要:** 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高校学生群体疫情期间的疫情关注程度、风险认知状况、社会心理状况和行为反应等进行调查, 发现高校学生群体在疫情期间的疫情关注程度较高, 风险认知、心理状况和行为反应总积极乐观, 但仍有超过 20% 的大学生出现了担忧、紧张、恐慌, 近 20% 的大学生出现了恐惧、悲伤、无助等亚健康心理状况。基于生态系统理论分析其原因并构建家庭—学校—社区联动的心理支持体系, 可以为学生提供情绪疏导技巧和专

收稿日期: 2020-04-28

作者简介: 付钊(1995—), 男, 甘肃灵台人, 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工作专业 2019 级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青少年社会工作。

王迎(1996—), 女, 陕西宝鸡人, 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工作专业 2020 级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青少年社会工作。

张诗怡(1999—), 女, 山东东营人,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工作系 2017 级本科生, 研究方向: 社会工作。

业的危机心理干预策略,为政府和高校预防、缓解大学生群体可能存在的不良心理状况与行为反应进而提高大学生危机应对能力提供参考。

关键词:新冠肺炎;社会心态;大学生;心理干预

中图分类号: B84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 - 9303(2020) 04 - 0005 - 08

## 一、问题的提出

2019年12月,湖北武汉发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以下简称疫情),随后疫情向全国诸多地区蔓延。自2020年1月23日起,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启动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党中央和政府部门运用多方举措控制传染源,指导广大科研专家、医疗工作者和社会团体开展有效的疫情攻坚战,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是由于受到疫情认知不确定性、谣言传播等一系列外在因素的影响,社会民众的心理恐慌一度引发社会性的非理性行为,如舆情危机、抢购风波等,这些现象对高校学生这一特殊群体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和冲击。疫情期间,由于传统学习生活方式的改变,长时间封闭于家庭环境系统的学生群体也表现出了复杂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方式:一方面,心理尚未成熟的高校学生面对诸多疫情相关的爆炸式信息,会出现恐惧、焦虑等情绪;另一方面,他们需要适应全新的线上教学状态,面临不能如期复学导致的学业、实习甚至毕业延迟等压力。在如此情境下,长时间处于压力情绪之中的大学生可能会出现孤独、焦虑、沮丧、恐惧等负性情绪状态,倘若不及时介入调适大学生的心理、情绪和行为问题,可能会引发更加棘手的问题。

社会心理及行为反应总是处在多样的、复杂的嬗变之中,学界对于社会心理、行为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爆发具有同步性。早在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以下简称SARS)流

行期间,诸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了学生在SARS期间出现惶恐、担忧、焦虑等心理变化<sup>[1-3]</sup>。新冠肺炎疫情早期,河南省心理学会经过研究指出,河南省民众在疫情中高度关注疫情信息、防控知识知晓率高、身心机能反应正常等,并提出应在信息传播、知识普及等方面加强干预<sup>[4]</sup>;唐登华研究指出,疫情会造成大众的心理及行为反应,要通过加强社会支持系统消除对疾病的耻感和不排斥恐慌情绪<sup>[5]</sup>;余双好研究指出,疫情期间大学生心理特征表现出多样性,既有宜人、开放、自信和独立等积极心理,又有脆弱、担忧、拖延、自我和急躁等不良心理<sup>[6]</sup>;肖伟花通过对267名护理实习生的心理状况进行调查发现,护理实习生在疫情期间的心态状况基本呈负偏态分布,大多数学生情绪稳定,但有部分学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负面情绪和躯体不良症状等<sup>[7]</sup>。以上有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社会大众心理及行为的研究在研究内容上主要是对社会大众的社会心理、行为以及相关影响因素的描述性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宏观的干预策略,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方向和理论模型,但缺少对影响因素及学理层面的深入具体的探讨。

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近年来被越来越多的学者用以分析当代学生群体的心理及行为反应状况,该理论认为环境对大学生群体的心理、情绪和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sup>[8-11]</sup>。生态系统理论沿用了生态理论的“栖息地”和“生存空间/活动范围”概念,其创始人布朗芬布伦纳利用公式 $D = f(PE)$ 进行解释,认为发展是人与环境的复合函数关系,指出 $D$ (development), $P$ (people)和 $E$ (environment)分

别指代发展、人和环境,即人的发展是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认为有机体或者生命力与其所处环境维持着持续、交流的关系。根据其理论假设,影响个人发展的环境分为3个系统,分别为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sup>[12]</sup>。从这个意义上讲,个体和其所处的环境被视为相互依赖、彼此辅助的整体,个体问题是其与环境不适应的结果,社会工作者试图通过对人与社会自然环境间功能失调的处理,强化个体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开展整合治疗,从而达到整个问题的解决<sup>[13]</sup>。生态系统理论的应用有助于更广泛地去审视某一社会现象,为分析和解决疫情期间学生群体的心理及行为状况提供了理论模型。本研究通过调查,基于生态系统理论客观地透视疫情事件中所折射出的当代大学生特殊的社会心理状态,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建议,对提高政府和高校应对危机事件的能力,提升整个高校学生群体的社会心理素质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 二、研究概述

陕西省是高校及其学生数量较多的省份之一,且根据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数据,陕西省疫情状况相对较为严重,确诊人数和疑似人数的增加给当地高校师生带来了较为严重的影响。基于此,研究者于2020年2月16日—3月18日以陕西省西安市的西北政法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安邮电大学三所大学雁塔校区的学生为调查对象进行调查。

### (一)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笔者以三所高校的二级学院为单位进行随机抽样,通过QQ、微信等媒介,以网络问卷的形式进行调查,发放问卷240份,回收问卷229份,剔除无效问卷7份,有效回收率为96.9%。其中,男生88人(占比39.64%),女生134人(占比

60.36%);20岁及以下38人(占比17.12%),20—22岁74人(占比33.33%),22—24岁62人(占比27.93%),24岁及以上48人(占比21.62%);本科生143人(占比64.42%),硕士研究生72人(占比32.43%),博士研究生7人(占比3.15%)。

### (二) 研究内容

基于疫情期间相关的病毒知识和个体自身反应等内容,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进行调研,问卷内容主要包括五个维度:(1)性别和年龄等人口学统计特征;(2)疫情期间的社会情绪状况(基本情绪、复合情绪、情绪氛围);(3)疫情期间的社会认知状况,包括个体的态度以及对现实的评价和感受(态度与评价、群体与关系认知、社会思维);(4)疫情期间的社会行为及行动,包括理性行动和非理性行动等;(5)疫情期间的其他生理及行为状况等。

### (三) 统计方法

用EXCEL建立数据库,利用SPSS20.0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和分析。

## 三、疫情期间高校学生群体的心理及行为特征

### (一) 疫情关注与风险认知状况

1. 疫情关注程度总体较高。85.59%的学生表示对疫情比较关注。其中,46.40%的学生“首次听到疫情报道后就立刻通过各种渠道获取病毒事件更多信息”,表明多数学生对于疫情有较理性的认识;仅16.67%的学生表示“很紧张,不知所措”,表现出非理性情绪。60.81%的学生“每天主动关心疫情的新闻报道,了解事态进展”;28.38%的学生“积极了解疫情发生后的各种个人防护措施”。

2. 清晰的疫情基本认知。疫情发生后,学生群体通过新闻、微信公众号、微博和抖音等大众

媒体及时了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相关知识。80.41%的学生对疫情有较为清楚的认识,尤其在传播途径(86.43%)、预防措施(84.32%)、基本病症(77.43%)、与SARS病毒的区别(57.83%)、致病原因(54.62%)、与普通流感的区别(54.42%)等方面了解较多,但在治疗技术(43.44%)、药物使用(41.03%)、治愈标准(39.62%)等方面了解较少。

3. 理性的疫情风险判断能力。学生对疫情的防控状况有较清楚的认知,98.19%的学生认为当前疫情较严重,74.32%的学生意识到危险性,但他们对自己及家人感染病毒既没有过分担心也没有疏忽大意,50.00%的学生表示“对个人及家庭卫生非常重视”,20.72%的学生“对周围人的异常情况十分关注”。仅18.02%的学生“每天都担心会被感染,怯于与外界接触”,11.26%的学生认为“自己距离武汉远,感染几率小”。对疫情未来态势的判断较乐观,56.76%的学生认为“疫情一定能够有效控制”,18.02%的学生认为“短时期内很难控制”,仅有8.11%的学生“对未来状况迷茫”。

4. 乐观看待延迟开学。疫情期间,超过半数的学生能够乐观对待延迟开学。居家学习期间,主要活动有“看书、看报、看网络课程”(63.96%)、“与家人聊天、居家休闲娱乐”(49.10%)、“查阅文献,撰写论文”(31.98%),另有28.83%的学生“玩游戏和追剧”等;但他们普遍认为学业受到了影响,87.38%的学生认为疫情对学业有影响。对于高校制定的疫情期间学生擅自返校的处罚规定,77.48%的学生认为应该处罚,16.22%的学生认为处罚太严,仅有3.60%的学生认为不应该处罚。

(二) 社会心理状况及情绪反应

1. 积极情绪占主导,消极情绪不明显。对情绪平均程度赋分,从1表示“完全没有”到5表示

“非常强烈”,中介值为3,高校学生面对疫情乐观情绪为3.37,平静情绪为3.32,担忧情绪为2.95,无助情绪为2.42,恐惧情绪为2.56,悲伤情绪为2.59,愤怒情绪为2.85,恐慌情绪为2.65,紧张情绪为2.73。

2. 心理应激反应较为强烈。疫情的发生对学生的生理和心理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从疫情期间的情绪反应来看,40.09%的学生比以往更加容易感觉到苦闷和孤独;39.19%的学生在疫情期间比以往更容易烦恼和激动;20.72%的学生比以往更加容易感觉到前途没有希望。另外有近30%的学生在疫情期间有时或经常联想到有关死亡的事。

3. 女生更易担忧和无助,低年级学生更易愤怒。利用方差分析(ANOVA)研究不同性别和年龄在乐观、平静、担忧、无助、恐惧、悲伤、愤怒、恐慌、紧张共9个方面的差异性,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人口统计学变量与社会情绪的皮尔逊相关(M ± SD)				
		性别	年龄	
		1.60 ± 0.49	3.53 ± 1.04	
乐观	3.37 ± 1.01	-0.014	0.029	
平静	3.32 ± 0.91	0.058	0.048	
担忧	2.95 ± 0.92	0.217 **	-0.816 **	
无助	2.42 ± 1.03	0.208 **	-0.158 *	
恐惧	2.56 ± 1.09	0.001	-0.025	
悲伤	2.59 ± 1.04	0.014	-0.056	
愤怒	2.85 ± 1.12	-0.099	-0.099	
恐慌	2.65 ± 1.16	-0.047	-0.003	
紧张	2.73 ± 1.09	-0.012	-0.056	

注: \* p < 0.05 \*\* p < 0.01。

不同性别的学生在担忧、无助两个方面的差异呈现出显著性(p < 0.05)。事后检验分析发现:不同性别的学生在担忧方面的差异呈现出显著性(F = 10.918, p = 0.001),男性平均值

(2.70) 会明显低于女性(3.11);不同性别的学生在无助方面的差异呈现出显著性( $F=9.916$ ,  $p=0.002$ ) ,男性平均值(2.16) 会明显低于女性(2.60) 。不同年龄的学生在无助、愤怒两个方面的差异呈现出显著性( $p<0.05$ ) 。事后检验分析发现:不同年龄的学生在无助方面的差异呈现出显著性( $F=3.660$ ,  $p=0.007$ ) ,有着较为明显差异的组别平均值得分对比结果为 24 岁及以上的学生较其他年龄段的学生表现出更低的无助(18 岁及以下 > 24 岁及以上; 18—20 岁 > 24 岁及以上; 20—22 岁 > 24 岁及以上; 22—24 岁 > 24 岁及以上);不同年龄的学生在愤怒方面的差异呈现出显著性( $F=2.501$ ,  $p=0.043$ ) ,有着较为明显差异的组别平均值得分对比结果为 18 岁及以下的较其他年龄段的学生表现出更高的愤怒(18 岁及以下 > 20—22 岁; 18 岁及以下 > 22—24 岁; 18 岁及以下 > 24 岁及以上; 18—20 岁 > 22—24 岁)。

4. 消极社会情绪的影响因素。从造成各种情绪的因素来看,使学生感到悲伤的因素分别是“无奈的医护人员及志愿者”(72.97%)、“无助的患者”(56.31%)、“无辜的群众”(42.79%)、“被感染”(20.72%)等;使学生感觉到愤怒的因素分别是“物资被贪污克扣”(75.68%)、“不负责任的造谣造谣”(72.97%)、“患者不理解不配合”(68.92%)等;使学生感到惶恐的因素分别是“因感染死亡数增加”(47.75%)、“因疫情影响学习和工作”(36.04%)、“新增确诊和疑似病例数增加”(30.63%)等;使学生感到紧张的因素分别是“新增确诊病例数”(57.66%)、“死亡数增加”(50.90%)等;使学生感到乐观的因素分别是“民众防护意识增强”(63.06%)、“治愈病例不断增加”(52.25%)、“政府措施得力”(46.85%)、“全国人民上下一心抗疫情”(46.4%)等。

### (三) 疫情防控中的心理行为反应

1. 科学的自我防护行为。在疫情防控行为中,“出门戴口罩、回家勤洗手”(84.68%)、“尽量减少出门次数”(69.82%)、“开窗通风透气”(68.02%)、“常使用消毒剂消毒”(44.59%)成了主要的预防措施;93.24%的学生在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时,能够积极前往定点医院就诊并隔离配合治疗,仅6.76%的学生表示“听天由命,逃避、隐瞒,甚至去传染别人”。

2. 趋于理性的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疫情期间,45.5%的学生没有抢购和囤积食物及日常用品,仅23.42%的学生抢购了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品;针对谣言,超过70%的学生能做到不信谣不传谣或者不完全相信,仅7.66%的学生表示完全相信并且有传播行为;78.36%的学生能够理性思考做出判断或者短时间内删除谣言,仅2.7%的学生会立刻转发;仅27.48%的学生对疫情期间出现的有关预防或治疗病毒特效药的谣言表示相信及做出行为反应(参与抢购、囤积),另有11.71%的学生表示完全不相信。

3. 较为明显的过激行为反应。根据学生身体行为和生理反应的各项表现,从1“总是”到4“从不”分别赋值,1—2分表示不健康,2—3分表示亚健康,3—4分表示健康。总体而言,学生的身体行为反应(2.53)和生理反应(2.99)都处于亚健康状态。在身体行为方面,尤其表现在过度关注“新冠病毒有关的消息”(1.69)和“任何场所都要坚持佩戴口罩”(1.74),对于疫情的过分关注和高度紧张加剧了心理和身体行为的负担。

## 四、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 结论分析

调研发现,大学生群体对疫情的关注程度与信息获取、风险认知、情绪及行为反应都处于比

较良好的状态,与国内已有相关研究基本符合<sup>[14-16]</sup>。从生态系统理论的角度分析,在微观个体层面,这一良好的状态与大学生群体普遍较高的认知水平、较好的知识储备、较强的学习能力以及熟练借助互联网获取信息的能力有关;在中观的家庭和学校层面,疫情高峰时高校学生基本返乡,处于较为安全稳定的社会及心理环境;在宏观社会层面,在体制优势下,政府采取的强制干预手段和非常措施切断传染源,及时避免了疫情扩散。

但也有大学生在疫情中出现了心理异常,例如部分大学生出现担忧(23.42%)、紧张(23.42%)、恐慌(22.98%)、恐惧(18.02%)等亚健康心理状态,从而产生易激惹(39.19%)、苦闷和孤独(40.09%)、丧失希望(20.72%)与死亡联想(30.01%)等心理应激反应,与相关研究结果无显著差异<sup>[17]</sup>;还出现一些不良的行为表现,如部分学生在疫情期间表现出从众行为,如相信特效药(27.48%)、相信或传播谣言(26.58%)以及过度抢购防疫和生活必需品等,也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恐慌、紧张、担忧等心理。调研还发现,女生较男生更易担忧和无助,低年级学生更易愤怒,该结果与国内学者研究结果相似<sup>[18]</sup>。从人与环境相互影响的角度出发,全方位、多维度对产生这些负面情绪的原因进行剖析研究,更利于我们认识和发现疫情中大学生产生不良心理的内在机理,更有助于我们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 (一) 微观系统

微观系统是指个人面对面接触交往的系统,其对个人的成长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构成个体最主要的生活场所。在社会生态系统中,个体既是一种生物的社会系统,更是社会心理的系统类别。大学生负性情绪和非理性行为的出现主要基于以下原因:在生理层面,大学生群体被困家

中长期缺乏锻炼,将发烧、喉咙痛等正常病症归结为感染新冠,加剧心理压力。在心理层面,部分学生心理承受力差,心理防线脆弱,缺乏及时自我疏导和自我调节的能力,极易陷入心理困境;另外,过分关注疫情、社会互动减少、社会支持网络受损也会造成学生压力超载。在社会层面,大学生主要通过网络媒体获得疫情信息,而部分学生理性判断能力弱、媒介素养缺乏,面对网络社交不良言语传播,更容易相信谣言,从而进入负面信息的传播链条,加剧了大学生的负性情绪。

### (二) 中观系统

中观系统是指个人参与的两个或多个微观系统之间的互动。小规模群体,包括家庭、学校和其他组织等社会系统,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场所。疫情中大学生的负性情绪与家庭、社区和学校等社会系统存在重要关联。在家庭层面,疫情期间家庭成员长期集聚无法外出,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潜在的亲子关系矛盾、夫妻关系矛盾等。在学校层面,学校政策的不确定性和一系列管控升级措施诸如每天测温、上报信息等,加深了大学生的无助和焦虑;特别是毕业时间与研究生考试的推迟,造成了不确定性与相对剥夺感的产生,进一步加剧了学生的不良心理和行为反应。

### (三) 宏观系统

宏观系统是指影响个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宏观社会环境系统。宏观系统是比小规模群体更大的一系列社会系统,包括社区、机构、社会政策、价值观和文化等。在社会层面,疫情的突发性和复杂性导致社会秩序无法正常恢复,学生对于抗疫过程中出现的防疫物资被无端克扣、部分民众不配合一线防疫工作、一线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被传染致死等负面消息极度愤怒和担忧;另外,互联网带来的海量信息,诸如确诊和死亡病例数据的增加、医护人员的艰苦处境、防护物资

短缺等,都可能使部分信息接收者的焦虑、惶恐情绪发展为替代性创伤,亲身或间接经历者会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在社区层面,社区居委会过度强调“非必要不外出”,甚至出现“外出就是社区罪人”的言论,过分限制了返乡大学生的自由;同时,部分社区内确诊和疑似病例未能按规定及时采取措施,排查筛选工作流于形式等都使得学生对不确定性因素和危险性因素过分担忧,加剧了大学生的不良心理。在政策制度方面,面对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缺乏全流程管理,学校更是缺乏相应的应急管理制度,在处理疫情过程中危机应对、资源调度、管理和舆论引导存在诸多问题<sup>[19]</sup>,也加剧了学生的不良心理和行为。

## 五、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干预建议

大学生群体在疫情期间的不良心态不是被动地对环境做出反应,而是主动地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宏观系统理解个人在家庭、学校、社区等系统中的功能发挥状况,从而通过改变环境和提升个体适应环境的能力来达到解决问题的目标<sup>[13]</sup>。有鉴于此,基于生态系统理论假设从微观、中观和宏观系统提出以下预防大学生群体消极心态与应激反应加剧的干预措施。

### (一) 宏观层面

首先,政府应加强引导和干预,确保疫情有关信息源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及时、准确地通过官方渠道发布正确的引导性信息,对于重大事件的变动给予及时答疑。对于不良媒体和个人散播负面消息和谣言要及时处理,防止虚假信息在网络的传播和蔓延。确保网络媒体宣传的引导性<sup>[20]</sup>,引导大学生对疫情状况的认知和判断。其次,要加大对大学生心理疏导和干预的力度,

防止不良心理的滋生和蔓延。通过大众化教育普及风险防范和疾病预防知识,提高大学生风险防范和自我调适的认识和能力。最后,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进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多层次创新,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主导性与辅助性优势,推动协同安全社会建设和心理调适工作的开展<sup>[21]</sup>。

### (二) 中观层面

首先,在家庭层面,父母应正确引导学生科学认知疫情,正确筛选和认识谣言,加强对学生的关怀和支持,促进学生形成积极的社会心态。其次,在学校层面,高校要根据疫情防控要求,组建高校防控应急管理体系,落实疫情防控与心理健康教育责任主体,细化防控措施;建立预警制度,建立健全卫生防疫与食品安全工作责任制,为学生(尤其是女生、低年级学生)提供更专业的疫情认知与防控知识普及、健康指导、情绪疏导、危机干预、家庭介入、社会关系修复、政策咨询等专业化服务;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师生理性、平和、健康、积极向上的心态,做好疫情后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机制。

### (三) 微观层面

首先,学生要积极获取疾病防控知识,坚定战胜疫情的信心,加强心理健康科普宣传与新冠肺炎知识学习,强化自我防护技能。学会聚焦具体问题并掌握自我心理干预方法,提高信息辨别能力,不信谣不传谣,理性对待、批判思考疫情期间的各类信息与舆情走向。其次,要保持情绪稳定,加强与亲密他人的沟通与互动,及时发掘和处理不良情绪,通过合理情绪宣泄和寻求社会网络支持来缓解不良心态,避免对疫情过度关注导致的替代性创伤。最后,要有意识地调整生活规律,保持健康作息,要坚持锻炼;要将主要精力转移到自身科学文化素质提升与全面发展;要学会尊重并遵守既定规则,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 参考文献:

- [1] 阴国恩,徐富明,于鹏,等.“非典”流行期大学生面对非典的压力源和压力研究[J].心理与行为研究,2003(3):236-239.
- [2] 徐富明,于鹏,冯虹.“非典”流行期天津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研究[J].中国学校卫生,2004(4):398-400.
- [3] 刘肇瑞,黄悦勤,党卫民,等.SARS流行期间北京三所高校学生心理状况影响因素分析[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4(7):48-51.
- [4] 赵国祥,李永鑫,务凯,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时期的河南省民众社会心态[J].心理研究,2020(1):4-8.
- [5] 唐登华.新冠肺炎流行期社会心理响应建议[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20(3):88-89.
- [6] 余双好.疫情期间大学生的心态和状态[J].人民论坛,2020(S1):92-95.
- [7] 肖伟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267名护理实习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20(6):69-70.
- [8] KIELING C, BAKER-HENNINGHAM H, BELFER M, et al. Child and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worldwide: evidence for action[J]. The Lancet, 2011(378):1515-1525.
- [9] PATEL V, FLISHER A, HETRICK S, et al. Mental health of young people: a global public-health challenge[J]. The Lancet, 2007(9569):1302-1313.
- [10] 俞国良,李建良,王勍.生态系统理论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J].教育研究,2018(3):112-119.
- [11] 王卓琳.社会工作者提升青少年自尊的策略——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分析[J].广东青年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2):11-17.
- [12] KITCHEN J A, HALLETT R E, PEREZ R J, et al. Advancing the use of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in college student research: the ecological systems interview tool[J].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 2019(4):381-400.
- [13] 付钊.青少年家暴的社会工作个案实践:本土化问题与域外经验[J].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20(4):74-83.
- [14] 张小璐,贾伟,段黎明.1486名医学生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时期心理状况的调查分析[J].内蒙古医科大学学报,2020(1):1-9.
- [15] 蔡欢乐,朱言欣,雷璐碧,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知识、行为和心理应对:基于网络的横断面调查[J].中国公共卫生,2020(1):1-4.
- [16] 王俊秀,高文珺,陈满琪,等.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社会心态调查报告——基于2020年1月24日—25日的调查数据分析[J].国家治理,2020(Z1):57-66.
- [17] 刘明畅,李瞳,刘腊梅.大学生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认知、态度和行为的调查分析[J].全科护理,2020(8):938-940.
- [18] 昌敬惠,袁愈新,王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南方医科大学学报,2020(2):31-36.
- [19] 徐艳乐.疫情防控与社会工作介入——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角[J].统计与管理,2020(8):35-39.
- [20] 唐燕儿,孔维肯.公众心理危机社会环境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调查[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52-58.
- [21] 付钊.残障儿童家庭照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析——以兰州市S社区10个残障儿童家庭为例[J].社会政策研究,2019(2):119-131.

(责任编辑:张文婷)